

海上通讯变得更为有效，部分是由于增加了对空间技术的运用，这反映出中国海军的重要进步。这能够确保海军编队指挥员接收中央领导的明确的实时命令，从而在紧张的政治情况下不受制于他国海军。

### 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协同

向亚丁湾派出护航军舰的14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通过如下五种类型组成海上联合部队（Combined Maritime Forces, CMF）：两个多国集团，即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与其盟友的协同。151联合特混部队（Combined Task Force 151, CTF-151）建立于2009年1月8日，由美国领导，专门针对亚丁湾海盗作战。<sup>①</sup>联合特混部队151的指挥官，特里·麦克奈特（Terry McKnight）少将指出，将欢迎其他伙伴国家加入，以扩大亚丁湾地区现有的14国20艘军舰的规模。<sup>②</sup>另一支由德国主导的、由北约和欧盟国家以及其他自愿参与国组成的150联合特混舰队（Combined Task Force 150, CTF-150）正在亚丁湾海域从事海上治安活动。

在一开始，中国国防部副发言人黄雪平大校称：“中国随时准备与参加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其他国家舰艇进行合作，也乐意与他们互通信息。”<sup>③</sup>而第一批编队的指挥员杜景臣少将则指出，其舰队“不会接受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组织的指挥”，而是“加强与他国护航舰队的情报交流”。<sup>④</sup>美国军舰与其他20艘其他国家的军舰间的交流在逐步增多，中国编队指挥官与151联合特混部队的参谋进行了数次舰上交流。<sup>⑤</sup>电子邮件交流的增加非常可观，仅第一批护航编队与外军舰艇的电邮联系就超过了300次。

<sup>①</sup> “Navy Counter-Piracy Task Force Established,” Commander, Combined Maritime Forces Public Affairs Office, January 8, 2009, 见 [www.navy.mil/search/display.asp?story\\_id=41687](http://www.navy.mil/search/display.asp?story_id=41687).

<sup>②</sup> Lt. Jennifer Cragg, “Navy Task Force, Partner Nations Deter Pirate Attacks,” Armed Forces Press Service, January 30, 2009, 见 [www.navy.mil/search/display.asp?story\\_id=42236](http://www.navy.mil/search/display.asp?story_id=42236).

<sup>③</sup> “Warships to Set off on Friday for Somalia Pirate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3, 2008, 见 [english.cri.cn/6909/2008/12/23/189s435892.htm](http://english.cri.cn/6909/2008/12/23/189s435892.htm).

<sup>④</sup> Bai Ruixue and Zhu Hongliang,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Flotilla for Escort Missions Says: At Present, the Flotilla Does Not Have a Disembarkation Plan,” Xinhua, December 26, 2008.

<sup>⑤</sup> 《美国151特混编队指挥官访问“舟山”舰》，新华社，2009年11月2日。

中国海军编队通常使用雅虎信箱账户和在临时通讯系统上的“非保密聊天”。<sup>①</sup> 交流的内容包括以相关视频或图片的形式传递海上与空中协同和情报交流，讨论识别与对付海盗的最优行动等。<sup>②</sup> 根据在亚丁湾的一位美国驱逐舰指挥官的说法：“我们通过甚高频（VHF）电台与中国驱逐舰讨论协同搜索的样式，交流关于可疑船只的情报。我们也协调中国直升机的飞行与我们的扫描鹰无人机（the Scan Eagle）的起飞与回收。与中国海军的交流是专业的、例行的和积极的……”<sup>③</sup> 2009年9月10日，中国与俄罗斯进行了其历史上的首次在世界舞台上的联合全球安全行动。中国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的全部三艘军舰将与俄罗斯护航舰队联合行动。作为“蓝色和平之盾2009”联合演习的一部分，两国海军举行了“通讯链接测试、直升机识别舰船的模拟任务，以及火炮实弹射击等”。<sup>④</sup>

## 七、更密切的合作

尽管有共同目标，中国——与印度和俄罗斯一样——至今尚未参与任何多国反海盗行动。<sup>⑤</sup> 相反，2009年10月中旬，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官方建议，建议将非洲之角附近海域划分为独立海域，以利于参与护航的各国行使安全责任，更好地覆盖索马里海盗出其不意地跨越东经60度进入更危险的以南和以东海域。<sup>⑥</sup> 11月，中国召集了一次旨在推动此项建议的会议。撇开“共享共识，降低冲突”（Shared Awareness and Deconfliction）会议和其他场合的极为积极的建议，以及其他来自欧盟官员和150联合特混编队的副总指挥，蒂姆·劳（Tim Lowe）的乐观期望，中国“熟练地回避

① Andrew Scutro, "Communication Key for Anti-Pirate Fleet".

② 前引孙彦新、朱鸿亮文。

③ 前引Cole文。

④ "Russia, China Holding Anti-Pirate Exercise off Horn of Africa," Interfax (Moscow), September 18, 2009; "China, Russia Navies on Joint Anti-Piracy Patrols," Associated Press.

⑤ 前引Kaufman文。

⑥ 前引郭刚文。

了要求其领导现有的联合特混编队的诉求”。同时，至少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的建议能够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率，但是他国方面的相对收益是决定其能否实施的关键因素。<sup>①</sup>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致力于此？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的解释是中国缺乏与北约的正式联系。<sup>②</sup>更密切的联系“将会涉及情报密码的共享，而这是敏感的军事和政治问题”。<sup>③</sup>对于中国犹豫不决，有一些更广泛的可能的解释：缺乏经验和准备，与主权相关的敏感，以及对可能暴露中国自身能力（或其缺陷）的疑虑。例如，一些中国人担心其军舰会被一览无遗。杨毅少将指出，“确实发生了一些秘密侦察活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李杰大校补充说：“只要各方将行动保持到最小程度，军事实力就不会成为争议内容了。”<sup>④</sup>

笔者担心，划定“巡航区域”的办法如果被采用，将不可能有效。第一，在各国间划分海域唤起了某种“冷战”意识，就如同战后的德国被分区占领一样，导致了痛苦和长期的民族分裂。第二，某些海域比其他海域更为繁忙，因此分区巡航将导致兵力的低效分配。第三，一些国家的海军可能更为先进，经验更为丰富，因此这可能导致一些区域比其他区域更不安全。这可能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很难让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自己的舰队不足以担负任务。第四，在国际社会足以支持真正的“合作的多边主义”方法的情况下，采用这样一个“分散的单边主义”方法，看起来令人遗憾。

基于上述理由，支持真正的合作性的151联合特混编队，是一个更为有效的办法。151联合特混编队由一位巴基斯坦将军领导，因此是一个真正的多边方案。与其他方法不同，151联合特混编队提供了打击海盗所需的灵活性：它允许将海军力量分配到最需要的海域，从最少需要的海域撤出力量。14个派军国家中的10个已经参与了150联合特混编队和/或151联合特混编队；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它与美国

<sup>①</sup> 《中国货轮被海盗劫持凸显护航盲区》，《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10月27日。

<sup>②</sup> Zhang Haizhou, "Team Anti-Piracy Fight Urged," China Daily, November 20, 2009.

<sup>③</sup> Wu Jiao, "Navies Seeking Better Ways to Battle Pirates," China Daily, November 6, 2009, p. 1.

<sup>④</sup> Cui Xiaohuo, "Cooperation in Gulf Mission 'Smooth,'" China Daily, February 19, 2009.

在多边框架中的一般合作原则相契合，正如杨毅少将概括的那样：“一切行动应该严格在联合国授权框架下进行，符合国际法；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被尊重，避免使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行动目标应该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行动应该旨在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深层合作。”<sup>①</sup>由于上述优点，这一方法被广泛接受，值得认真考虑。美国和其他参与国必定会支持中国海军加入151联合特混编队。

中国加入151联合特混编队或其他相关的合作行动的前景如何？一位退休的解放军学者乐观地提出美国会公开邀请中国加入151联合特混编队。<sup>②</sup>但另一位有相似背景的人则表现得更加慎重：中国知道美国乐意领导，中国海军在行动上做好了参与的准备，但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做好准备。总体的政治气候尚未完备：很多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导致了中美间的误解和不信任仍然存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是问题的根源。<sup>③</sup>他相信，“公海上的反海盗合作应该与其他问题相区别”，但是国内仍有许多“强硬派”持反对意见。<sup>④</sup>在黄立看来，如果中国加入151联合特混编队，中国海军指挥员将有机会指挥来自多个国家，包括主要海权国家的军舰。这样不仅能培养指挥多国大规模编队的协调行动的能力，而且能够获得直接与美国海军沟通和协同的机会。当然，不担任特混舰队的指挥官时，我们也需要接受其他人的指挥，这也许是我们最不乐意做的事情。<sup>⑤</sup>

### 各方对此次行动的反应

国内外对此次行动的回应看起来超出了中国领导人和分析者的预期。对解放军而言，下面这些方面得到了紧密联系，尤其是个好消息。作为党的军队，解放军必须依赖中国日益复杂的、消息灵通的公众的高度支持——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军卷入政治腐败和危机，使其在公众中

① Rear Admiral Yang Yi, "Engagement, Caution,"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4, Autumn 2007, p. 38.

② 来自笔者2009年在上海的采访。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前引黄立书，第182页。

的魅力下降。同时，解放军也需要获得文职领导人的高度支持，后者即使要依赖解放军来捍卫自身的统治和保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也必须更多地应对他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军事建设的看法。<sup>①</sup>

### 国际反应

对相关的学术和媒体材料的考察和对中国人的访谈<sup>②</sup>，显示出对此次行动的国际反应比预期更令人鼓舞。有一份中文材料注意到了“中国威胁论”，并质疑派军舰打击海盗的需要。<sup>③</sup>但是绝大多数评估都乐观得多。复旦大学学者沈丁立认为，地区相关国家很好地接受了中国的“和谐外交”。<sup>④</sup>而据一份大陆所有的香港报纸的说法，中国军舰远征索马里并没有在西方激起“中国威胁论”，相反，中国正在被视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sup>⑤</sup>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将海盗和恐怖主义一起归类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反对的有组织犯罪。<sup>⑥</sup>

### 国内反应

中国公众对行动的成功表达了强烈的自豪感。军内分析人士已经利用这次机会，来呼吁公众关注其他军事行动。许多观点认为，未来这类行动可能会增多，因此需要更好的平台能力，甚至是海外港口设施的更多利用。在塑造解放军战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作为中央军委和政治局常委智囊的彭光谦少将认为，索马里护航行动将教会中国海军如何与他国海军

<sup>①</sup> Matthew Boswell, "Media Relations in China's Military: The Case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Office," *Asia Policy*, No. 8, July 2009, pp. 110-112.

<sup>②</sup> 来自笔者2009年6月在上海和北京，以及2009年9月在纽波特的讨论。

<sup>③</sup> Hua Zhengmao, "'China Threat' Theory Resurfacing with Deployment of PRC Naval Vessels to Gulf of Aden, Somali Coast," *Wen Wei Po*, December 26, 2008.

<sup>④</sup> Phoenix TV, July 23, 2009; 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 -shihara, "Is China a 'Soft' Naval Power?" *China Brief*, August 17, 2009.

<sup>⑤</sup> 张敬伟：《中国将适时调整海权战略》，《大公报》，2008年12月29日。

<sup>⑥</sup> 《海洋运输大国中国岂能姑息海盗》，中评网，2009年1月31日。

协同作战。<sup>①</sup>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副军长张兆垠少将指出，中国军队应该通过任务行动而非战争来提高军事能力。<sup>②</sup>

### 军方反应

2009年5月25—27日，利用第一批护航编队返航的机会，中国海军召开了一次旨在评估此次行动的高级研讨会。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高度评价了此次行动，称其“为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同时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他指出，这一行动应该成为“海军的常态化职能”，要求“进一步推进海军遂行远海任务能力提升”。<sup>③</sup>

中国正在通过遂行要求快速反应、航途中补给、战场信息共享及海外补给港口与外交交涉的任务，将其蓝水作战经验提升新的台阶。将搭载包括70名可随时应战的特战队员在内的800名舰上人员的水面舰队派遣至5个时区以外的海域，对中国海军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sup>④</sup> 海军官兵将继续学习新技术、检验其装备，可以预计在归国后获得很大进步。

这可能将催生后勤、情报与通讯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诸如海上补给这样的常态化行动将使中国水兵获得在今后行动中大有裨益的实际经验。国防大学的“张教授”称，“这也是一个与外军演练海上救援和电子通讯的好机会”。<sup>⑤</sup> 空中支援的价值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许会加速中国舰载航空兵的发展（例如，建造能够搭载大量直升机的舰船，以及增加舰载直升机的数量）：“其他国家海军的经验显示，舰载直升机和小口径舰炮发挥了重

<sup>①</sup> 《彭光谦：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打击海盗完全有信心》，新浪军事—东方网联合报道，2008年12月18日。

<sup>②</sup> 张兆垠：《坚持不懈地加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解放军报》，2008年12月2日。

<sup>③</sup> Liu Xiang and Zhang Xinjin, "Navy Holds Meeting to Sum Up Experience in the First Escort Mission, Calling for Raising the Capability of Performing Open Ocean Missions from a New Starting Point; Commander Wu Shengli and Political Commissar Liu Xiaojiang of the Navy Speak at the Meeting," *People's Navy*, May 29, 2009, p. 1.

<sup>④</sup> "Backgroun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sponse to Piracy off Somalia," Xinhua, January 6, 2008.

<sup>⑤</sup> Maureen Fan, "China to Aid in Fighting Somali Pirates,"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8, 2008,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2/17/AR2008121703345.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2/17/AR2008121703345.html).

要作用。”<sup>①</sup>更重要的是，亚丁湾行动激发了新观点和新讨论，如推动获取海外基地等，而这甚至在一年前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此次部署代表了中国海军的突破，但每批护航编队执行任务的时间受到后勤和补给的限制。由此，在一些中国战略分析家看来，此次行动仍不足以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利益。按照中国空军戴旭上校的话：“中国远征舰队在索马里不断吸引世人的眼球。但一艘补给舰到底能让两艘战斗舰为各国商船提供多长时间的护航呢？”<sup>②</sup>当此类任务变得越来越普遍，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地区，以更低成本，更长期地执行任务。戴旭指出：“建立中国远洋基地的动议，由此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思维延伸。”李杰大校建议在非洲东部建立补给与保障中心，来促进中国海军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李杰认为，考虑到中国海军已经有了在非洲港口进行补给和维护的先例，中国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又有较好的关系。建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很有很大可能性的。<sup>③</sup>

### 未来的装备、人员和后勤能力

在中国海军以反海盗任务的形式开始了稳健的远洋部署之时，其在2020年——即中国预想的“战略机遇期”<sup>④</sup>的终点——及之后的力量投射能力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概括说，至少在理论上，中国海军未来的军事姿态将沿着一个统一体发展，如表3所示，这个统一体是由在日益远离中国本土的不同战场环境下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能力界定的。

<sup>①</sup> 李大光：《专家：出兵打海盗可检验中国海军的远洋战力》，《环球时报》，2008年12月23日。

<sup>②</sup> “Colonel: China Must Establish Overseas Bases,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Great Power,” *Global Times*, February 5, 2009, [www.chinareviewnews.com/doc/7\\_0\\_100877861\\_1.html](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7_0_100877861_1.html).

<sup>③</sup> 《军界专家：中国应考虑在非洲设陆军支援中心》，中评社，2009年5月21日。

<sup>④</sup> 指中国通过赢得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从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中受益。

表3 中国海军未来潜在的军事姿态

姿态 (Posture)	海域拒止 (Sea Denial)	海域控制 (Sea Control)	范围与性质
区域性反介入 (Regional Anti-Access)	x		中国外围海域（第一岛链内）
扩展的远海反介入 (Extended Blue Water Anti-Access)	x		中国外围海域及以外（外延至第二岛链，全部南海海域）
有限远征 (Limited Expeditionary)		x	非战斗性疏散行动 (NEO)、必要情况下的陆战队介入作战 (MIO)；西太平洋与印度洋
远洋远征 (Blue Water Expeditionary)		x	核心战略地区，例如波斯湾
全球远征 (Global Expeditionary)		x	全球的核心战略地区

前两项被归入“海域拒止”(Sea Denial)，即阻止敌方使用给定海域，自身不寻求对其的控制。后两项被归入“海域控制”(Sea Control)，或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的变形，即通过组织敌方直接攻击己方舰船，确保自身舰船获得在给定海域充分的行动自由。多数海军理论家将这两者加以区别，后者远比前者更需要广泛的能力，即便对于同一地理区域的作战也是如此——这不是简单的“能够走更远，做更多”的问题。如表3所示，第一项是中国目前已经掌握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中国未来会追求哪个发展方向。

中国的海军发展曾经长期关注区域性反介入，来防止台湾独立，部分也是为了拥有能够在美国选择干预海峡危机时挫败美军的可靠能力。台湾地位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制约性最强的事务。但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其实用主义的政策大大降低了冲突的风险。目前，随着两岸关系的稳定，以及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海军有可能用“新的但有限的保护中国领土以外的海上交通线的需要，

以及日益扩展的海军外交”，<sup>①</sup> 来补充现有能力支持的，以台湾和南海为中心的进入拒止战略。表4归纳了中国海军现有的作战序列。

表4 中国海军作战序列(2009年)<sup>②</sup>

平台	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	总计
攻击型核潜艇	4	0	2	6
战略导弹核潜艇	2	0	1	3
柴电动力攻击型核潜艇	20	19	14	53
驱逐舰	10	8	8	26
护卫舰	8	22	18	48
两栖作战舰艇	9	19	30	58
导弹巡逻艇	15	32	33	80+
水雷舰艇	N/A	N/A	N/A	40
大型辅助舰艇		N/A	N/A	50
小型辅助舰艇和勤务/保障船只		N/A	N/A	250+

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中国方向的高级情报军官斯科特·博雷(Scott Bray)的说法，“2000—2009年间，装备远程反舰导弹的大型水面舰艇从12艘增长到36艘。此外，中国海军还建造了超过50艘装备远程反舰导弹的小型舰艇”。中国海军仍然强调发展质量和反介入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海军离一种有实质意义的海上交通线安全姿态还很远。

领导层似乎支持中国海军发展远距离低烈度作战能力，至少是逐步发展。胡锦涛要求解放军“不仅要关注国家生存利益，还要关注国家发展利益；不仅要维护国家领土、领海、领空安全，还要维护电磁空间、太空、

<sup>①</sup>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A Modern Nav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itland, MD.: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July 2009, p. 45.

<sup>②</sup> 同上。

海洋和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sup>①</sup> 2006年12月27日，在会见海军党代表会代表时，胡锦涛指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要“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sup>②</sup>《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海军“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sup>③</sup>中国的体制外防务政策分析家也普遍认为海上交通线安全将是未来的主要问题。<sup>④</sup>

中国已经在推动海上力量投射能力，而不仅着眼于台海危机。《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第一次将陆军视为与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同等的军种，<sup>⑤</sup>有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解放军可能会废弃现有的军区结构，来发展更加精简的、外向型的组织结构。<sup>⑥</sup>上述这些发展，以及海军军官在中央军委、中央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所占的尽管仍较低但在不断增长的比例，显示出陆军重要性下降，今后海军可能在军费分配和任务规模上得到相应增长。<sup>⑦</sup>

作为最为技术密集、综合、有战略意义、多角色、多维度、与外交相关，以及有天生的外向型的军种，中国海军也许会从中国整体的“外向型”导向中受益最多。<sup>⑧</sup>

① 刘明福、程钢、孙学富：《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解放军报》2008年12月8日，第6版；杨毅主编：《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② 丁玉宝、郭益科、周根山：《胡锦涛在会见海军第一次党代表会代表时强调：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规则，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人民海军》，2006年12月28日第1版。

③ 《2008年中国的国防》。

④ 解放军第一本相关的英文著作，强调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未来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见彭光谦、姚有志主编：*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张运成：《能源安全与海上通道》，载杨明杰编：《海上通道安全与国际合作》，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⑤ 《2008年中国的国防》。

⑥ 马振岗：《“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人民网，2009年10月22日。

⑦ 中国空军也可被视作技术密集型，但在其他方面与中国海军不同，海军能够部署在远洋，而空军自从朝鲜战争后从未在境外部署。

⑧ 笔者感谢黎楠对上述观点的启发。

笔者承认，赞成把“保卫海上交通线”作为海军主要使命的人，并不是导致日益活跃的国内争论的唯一因素。一些分析人士意识到建设执行可靠的保卫海上交通线任务所需的力量投射能力（如航母）的成本和难度，同时也会激发邻国对中国的制衡的可能性，中国发展航母战斗群可能会造成政治成本。许多论者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相似的保留。此外，中国国内还存在装备发展优先性的争论，例如强调在未来十年中需要发展远征能力（例如船坞登陆舰、两栖攻击舰、直升机母舰等）来保护海外劳工。这种观点因此主张中国更需要在如印度洋沿海地区执行非战斗性疏散行动（NEO），而非保护海上交通线免受海权大国的威胁。<sup>①</sup> 中国国内存在的观点争论，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为什么保卫能源/海上交通线的任务没有获得更大的政策牵引力。

中文文献有大量关于中国海军如何在远离本土的战场上的行动组织。向南海地区持续转移重心，标志着中国海军的作战视野正在超越台湾，进而寻求真正的、即便是有限的保护海上交通线的能力。中国海军在关键海上交通线海域的日益增强的存在，同样具有宝贵的“塑造”功能，在和平时期它能够“强化中国在关键海域和海峡的影响力”，因而降低中国利益在战时受到威胁的几率。<sup>②</sup>

装备采购与部署是一个有效的指示符，因为它相对易于监测。诚然，现代军舰能够担负多种任务，因此不仅仅限于在特定海域的某种具体用途。他们能够有效担负在多种环境和地域内的多种任务（例如，在台湾及更远的地区）。但是如果要追求稳健的远程能力，需要新的装备平台和力量结构。在力量结构上，中国未来雄心勃勃的，尤其在海上交通线海域的海军存在的迹象，可能包括表5所示的方面。

<sup>①</sup> Andrew Erickson, “International Rescue—China Looks After its Interests Abroad,”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China Watch*, Vol. 21, No. 4, April 2009, pp. 50-52.

<sup>②</sup> 前引张运成文。

表5 解放军远洋海上交通线保护能力的指标

能力	途径
反潜作战	建造攻击型核潜艇，部署新增单位与其他已证明有重要反潜能力的平台。 <sup>①</sup>
远程空中战力	发展和实际运用航母及其舰载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以及相关的条令与训练项目。 <sup>②</sup>
军舰生产	建立新的现代化造船厂，或在现有造船厂基础上更新专门的军舰用船台。 <sup>③</sup>
海上补给	扩展辅助舰艇规模，特别是远程高速油轮和补给舰。 <sup>④</sup>
简陋条件下的军舰修复	发展先进军舰的易修复能力，或者通过招标和进口途径获取修理设备。 <sup>⑤</sup>
行动可靠性	经常性地将舰队派遣至易受攻击的航线，增加行动熟悉度和可靠性。
总体能力	解放军新条令、训练和人力资本的成熟。

目前，中国海军在关键领域（装备、人员和经验）的能力尚不足以支持远程海上交通线保护任务，但是它正逐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任务规模。

<sup>①</sup> 参见 Andrew Erickson and Lyle Goldstein,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Insights from Chinese Writing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0, No. 1, Winter 2007, pp. 54-79, and Andrew Erickson, Lyle Goldstein, William Murray, and Andrew Wilson,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sup>②</sup> 参见 Nan Li and Christopher Weuve,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Ambitions: An Updat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3, No. 1, Winter 2010, pp. 17-35.

<sup>③</sup> Gabriel Collins and Michael Grubb,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a's Dynamic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China Maritime Study*,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8.

<sup>④</sup> 中国看起来拥有足够的制造能力，但却不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的5艘舰队补给舰中的2艘已经显得陈旧，在未来时间必须被替换。如果中国要为更多的远距离作战行动提供保障，建造更多的补给舰势在必行。

<sup>⑤</sup> 如果中国试图保持现有的有限国防姿态，集中在执行和平时期的日常行动或非战争军事行动（MOOTW），则不需要公开招标。美国有这种需要和能力，因其需要执行大范围的多种作战行动。如果中国不效仿美国的战争方式，则执行低强度修复的能力就够了。需要复杂修复的军舰将被送回国。如果不进行招标，又试图执行重大的远洋海上交通线安全任务，则可能需要随船携带技工，或需要进入有先进设施的港口，或两者兼备。

中国增长中的海洋利益和能源依赖可能逐步推动远程海军的更大发展。事实上，对即将服役的航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可能正代表了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中国可能会发展一定形式的航母能力，既有增加国家威望的考虑，也旨在满足有限的远海任务的需要。<sup>①</sup> 海军情报局预计中国拥有的“库兹涅佐夫”级“瓦良格”号将在2012年左右作为训练平台使用，在2015年后，中国可能有一艘国产航母服役。<sup>②</sup> 然而，真正的远洋作战能力所需的装备、训练和经验会非常昂贵和耗时。建造一艘航母是一件事，驾驭这样的进行空中力量投射的复杂系统是另一回事，它意味着消耗数年时间甚至是宝贵的生命。<sup>③</sup>

### 获取海外设施

中国发展远洋力量投射能力的最明显的标志，也许是追求对海外空—海军基地的可靠利用。目前，中国离拥有自己的海外基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sup>④</sup> 但近期解放军内部学者和其他分析人士间的争论暗示着中国可能在积极地重新思考自身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和“不谋求任何形式的海外军事设施”的外交路线。<sup>⑤</sup>

例如，空军上校戴旭倡议中国应该发展“远洋基地”，来保卫商业利益和世界和平。<sup>⑥</sup> 戴旭特别主张，获得保障设施不仅是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确保中国参与维和任务、护航行动和人道主

<sup>①</sup> 例如，2004年印尼飓风后，中国政府不愿，或不能派遣船只，只能看着美国、印度、日本因为派出直升机航母进行救灾而大获赞誉。

<sup>②</sup>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A Modern Nav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itland, MD.: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July 2009, p. 19.

<sup>③</sup> 如果中国未来的国产航母参照“库兹涅佐夫”级的设计（滑跃起飞），则该舰的作战能力将相对有限，特别是在搭载早期预警平台方面。

<sup>④</sup> Gurpreet S. Khurana,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Security Implic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1, January 2008, p. 3.

<sup>⑤</sup> Michael S. Chase and Andrew S. Erickson, “Changing Beijing's Approach to Overseas Basing?” *Jamestown China Brief*, Vol. 9, Issue 19, September 24, 2009.

<sup>⑥</sup> “Colonel: China Must Establish Overseas Bases,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Great Power,” *Global Times*, February 5, 2009, [www.chinareviewnews.com/doc/7\\_0\\_100877861\\_1.html](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7_0_100877861_1.html).

义求援和救灾行动的需要。<sup>①</sup>同时，戴旭认为，如果中国要“有效担负国际责任和树立良好形象”，也需要获得海外基地或保障设施。虽然预测获得海外基地的可能性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切，但戴旭指出，中国的海外基地将不是国际军备竞赛的一部分，同时“将不寻求大量军事装备和作战单位的长期驻守”。此外，他还建议，战略传播活动将有助于减轻对中国意图的疑虑。<sup>②</sup>第一步，他提议在战略意义重大的南海设立“试点”基地，<sup>③</sup>作为永兴岛和美济礁上已有设施的补充。之后的基地将建在其他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如果可能，基地应该建在与中国有“友好和稳定关系”的国家——戴旭在这一点上似乎有些乐观。

虽然有很多迹象显示，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商业甚至信号拦截方面<sup>④</sup>的利益在上升，但拥有丰富海洋资源和繁忙的海上交通线的印度洋似乎更可能是未来中国海军力量投射的重点地区。很多中国国内的分析认为从古代直到冷战时期，印度洋便是大国竞争影响的战场。<sup>⑤</sup>一些军内分析人士主张，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变化，向印度洋前进是合理的选择。<sup>⑥</sup>中国官方新闻媒体的一份二次评估建议指出，为了保护新兴海外利益，中国应该效仿美国，建造数个海外基地（例如，在巴基斯坦、缅甸与苏丹），建造三至四艘航母。<sup>⑦</sup>黄立指出，当其他国家适应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经常性

① “Colonel: China Must Establish Overseas Bases,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Great Power,” *Global Times*, February 5, 2009, [www.chinareviewnews.com/doc/7\\_0\\_100877861\\_1.html](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7_0_100877861_1.html).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Roy D. Kamphausen and Justin Liang, “PLA Power Projection: Current Realitie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Michael D. Swaine, Andrew N. D. Yang, and Evan S. Medeiros, with Oriana Skylar Mastro, eds., *Assessing the Thre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aiwan’s Securit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pp. 131, 136.

⑤ Senior Captain Xu Qi, PLAN, “Maritime Geo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v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 Military Science*, Vol. 17, No. 4, 2004, pp. 75-81.

⑥ Wang Nannan, ed., “Expert Says China’s Advancement toward the Indian Ocean Concern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Gives No Cause for Criticism,” Xinhua, June 10, 2008, [news.xinhuanet.com/mil/2008-06/10/content\\_8338128.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6/10/content_8338128.htm).

⑦ Sun Ruibo, ed., “The U.S. Military Strengthens Forces on Guam—For What Purpose?” Xinhua, July 4, 2008, [news.xinhuanet.com/mil/2008-07/04/content\\_8489422.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7/04/content_8489422.htm).

存在”之后，“物色路上基地也就顺理成章了”。<sup>①</sup>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变化可能都是渐进的，且有诸多抵消性因素可能发挥作用。安全事务上的无休止争论无法带来变化。考虑到对成本的关切、优先性的竞争、国际形象，以及对既有的拒绝获得外国基地和在联合国框架外活动的历史先例或意识形态的背离，一些更实权人物可能抵制改变现状。此外，亚丁湾行动中，中国海军使用民用和商业实体（既有中国也有港口所在国）来提供海上和驻泊期间的后勤保障，显示出中国还没有通过军事基地或军事存在来保障行动的需求。

因此，中国似乎不会寻求建立昂贵和极易受攻击的“基地”和“珍珠链”。<sup>②</sup>尽管中国政府强调无意获取海外基地的声音不像以往那么绝对和频繁，这不必然意味着其政策的改变。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保持现状符合中国传统和意识形态，而且不那么咄咄逼人。中国会注意到自身的国际形象，改变将会是渐进的。<sup>③</sup>

相反，最可能的方式可能是获取对“海外保障设施”的使用权，这些设施能够支持中国军队日益扩展的非传统安全任务，如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行动，类似于美国“地方，而非基地”(places, not bases)战略的简化版本。据估计，这些保障中心能够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需要——如提供食品、燃料、维护和维修——而没有典型的军事基地所具备的弹药储备和大规模军事设施。理论上，任何政治上可靠，不受美国与印度这样的中国竞争对手的压力左右的国家的任何港口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这方面迈出了小幅步伐，如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

<sup>①</sup> 前引黄立书，第214页。

<sup>②</sup> 只有在他国部署永久性驻军才能构成一个基地。而获取“设施”则更小、更低姿态——特别是这些设施将主要由当地人员来运营，同时更集中于后勤保障方面的活动，也会产生设施的所有权问题。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Al Udeid Air Base)是一座卡塔尔空军基地，却仅有100名左右的卡塔尔驻军，有超过1万名美军人员。这一基地由美军主导，却不是一座美军基地。在此笔者要感谢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和丹尼尔·科斯特奇卡(Daniel Kostecka)的帮助。

<sup>③</sup> 获取基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重要的军事存在，或在该地区投射力量的愿望。法国在印度洋拥有四座海空基地：吉布提、留尼旺岛、马约特岛和阿联酋，但法国政府并没有主导这一地区的企图。

在缺乏打赢印度洋战场海战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寻求通过外交、贸易、人道主义援助、军售，甚至伙伴关系——包括几个传统上敌视印度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来影响印度洋海上交通线附近的地区。这种“软权力”路线，被用来保证和平时期的资源输入和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试图在危机时使敌对国家面对将会损害地区利益的政治障碍，进而难以阻断中国的海上能源供应。<sup>①</sup>中国的软权力路线可能会为其赢得更多的地区港口设施使用权。

最近数年来，中国建设了许多旨在提升解放军在亚洲地区的力量投射能力的设施，甘浩森（Roy Kamphausen）和梁（Justin Liang）将其称为“进入点（access points）”或“友好地点（friendly locations）”。<sup>②</sup>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port of Gwadar）与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port of Hambantota）是两个可能的选择。中国在这两个港口的建设上投入巨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基础设施上对所在国政府贡献很大。<sup>③</sup>中国海军的最大进展可能是在缅甸，据称它在孟加拉湾援助建造了多个军用设施（其未来用途不明）。<sup>④</sup>作为一个关键通道上的重要物资中转点，新加坡有着高比例的华人人口，与中国关系良好，其安全关切主要针对马来西亚与印尼，因此可能最终给予中国海军一定程度的使用权。<sup>⑤</sup>表6列举了中国海军可能试图获得某些有限但特殊的使用权的潜在港口。

<sup>①</sup> 例如，中国媒体报道，在毛里求斯，已经建立“中国第一个海外经济特区”，官方名称为“天利经济贸易合作区”。这一政府主导的工程历史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Lei Dongrui, ed., “Unveiling Our Country’s First Overseas Special Economic Zone: Mauritius Tianli Trade Zone,” *Guangzhou Daily*, June 10, 2008, [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8-06/10/con-tent\\_8338093.htm](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8-06/10/con-tent_8338093.htm).

<sup>②</sup> Kamphausen and Liang, pp. 111-150.

<sup>③</sup> Senior Captain Xu Qi, PLAN, “Maritime Geo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v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 Military Science*, Vol. 17, No. 4, 2004, pp. 75-81.

<sup>④</sup> 一位中国东南亚专家注意到，随着中国援建和改造缅甸海军基地，对其雷达和加油设施进行修复，中缅军事与经济关系将得到加强。他指出，缅甸领导人已经声称会在需要的时候支持中国维护其利益。林锡星：《中缅石油管道设计中的美印因素》，《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五期，第34页。

<sup>⑤</sup> Lin Zhaowi, “China Offers Help on Strait Security—Malacca Strait Safety Among Possible Areas of Cooperation with S’por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3, 2009.

表6 中国海军可能“获得使用权”的“地点”<sup>①</sup>

港口	国家	对华关系	中国对港口的投资	类型	发展状况	吃水限制(米)	维修设施的质量
萨拉拉	阿曼	长期稳定和重要；中国每天从该国进口25—30万桶原油，也进口液化天然气	无；2010年1月开始10艘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军舰驻泊该港；非官方媒体报道两国在谈判建立设施	深水；是波斯湾的主要集装箱转口港	已非常完备，正在建设新的左舷燃料加注设备，计划新建多座大型集装箱码头。	15.5	只有小型设施
亚丁	也门	短期但稳定发展，有近期达成的能力、贸易和商业协定	无，多艘中国军舰驻泊该港；据称正在考虑对中国开放使用权；有安全顾虑	集装箱和散货	中型，计划扩展起重机	外航道16，外港锚地6-20	有限的设施和服务
吉布提	吉布提	长期稳定和积极的	无；有法国与美国的军事设施；日本的P-3C巡逻机被允许以此为基地执行反海盗任务；中国护航编队军舰曾驻泊该港	埃塞俄比亚货物的主要转运港；集装箱和散货	集装箱码头在建	12	小型维修
瓜达尔	巴基斯坦	长期战略性的	198亿美元；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大型常规和集装箱商业港口，巴基斯坦海军军港	已非常完善；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12.5	500英亩的船坞；计划中的2600千载重吨的干船坞；计划中的巨型油船和超巨型油船造船厂

<sup>①</sup> 如未加说明，本表数据均来自 Sean Gibson, ed., Ports & Terminals Guide 2009-2010, Vols. 1-4, Surrey, UK: Lloyd's Register-Fairplay Ltd., 2008.

续表

港口	国家	对华关系	中国对港口的投资	类型	发展状况	吃水限制(米)	维修设施的质量
卡拉奇	巴基斯坦	长期战略性的	无	巴基斯坦的最大港口	已非常完善；散货港口在建	港内9.75；进港航道12.2；在扩充至13.5；16米的集装箱码头在建	中国海军目前印度洋行动的维修港口；2座干船坞，其中一座达25000载重吨
汉班托塔	斯里兰卡	短期战略性的	中国国际进出口银行的360亿美元的出口信贷；“由中国企业建造”	商业港口，必需品出口和汽车再出口	15年内建设3座浮码头	16—17(未来)	计划修建船务设施
吉大港	孟加拉国	长期友好的	无	孟加拉国的主要海港，11个集装箱泊位，其中3个有龙门起重机	完成	7.5—9.15	私人维修船坞，为总长170米以内、最大16500载重吨的船只准备的干船坞
实兑	缅甸	长期战略性的	援助(印度也有)	大型大米出口港	在建3年	7.6	无
新加坡	新加坡	长期友好的，潜在战略性的	无	先进的大型商业港口，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1座终站港，9座支线港；军港	已非常完善；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22	极好的

在未来冲突中，中国必须有效保卫其建造或计划使用的任何设施。以瓜达尔港为例，其设计目的是为了“当现有港口被封锁时充当巴基斯坦贸易的备用港口”，但是，在冲突中，在允许中国海军进入的问题上巴基斯坦可能会犹豫不决。<sup>①</sup> 瓜达尔港与其他可能在巴基斯坦沿海、阿拉伯半岛或非洲东部沿海使用的港口一样，极容易被印度封锁，除非后者同意中国海军使用这些设施。<sup>②</sup> 虽然看看印度洋地图，简单类比一个世界以前马汉及其海军理论认为很容易使用的港口，但在远程精确打击的时代，一系列暴露的、相互间无法支持的基地不可能在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

### 含义

中国领导层批准亚丁湾护航任务，以促进国际安全的名义来保护受到攻击、时常被劫持的中国商船。这不必然代表中国处理国家主权事务的敏感方式发生了转变：四个联合国决议和索马里联邦过渡政府都支持这类行动。相反的，它代表了中国作为国际海洋事务利益攸关方的第一次亮相，同时也是演练海军的重要机遇。重要的后勤能力构成了此次任务的支柱；其很大程度上的商业性质显示出的活力与可持续性，表明在这一地区的未来行动将是可行的、可负担的。总之，中国海军无疑走上了远洋经验的新台阶；这些经验在军种之间如何传播，中国将如何运用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正如进行中的亚丁湾护航显示的，中国海军在保卫中国日益扩展的经济利益的角色变迁有重要含义。截至目前，中国似乎在寻求两种海军建设思路，一方面，中国长期集中于建设令人生畏的先进反介入能力，来应对在中国周边海域（如台海）的主要战场行动。另一方面是旨在影响远洋（如印度洋）战略态势的，相对低强度但持续增长的能力建设。

有人预计中国将推行更加雄心勃勃的路线。一位美国学者相信，“美国眼中的主要不利因素在于，如果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索马里行动的成

<sup>①</sup> “Gwadar Port,” Gwadar News & Business Source, [www.gwadarnews.com/gwadar-port.asp](http://www.gwadarnews.com/gwadar-port.asp).

<sup>②</sup> 笔者感谢科尔（Bernard Cole）的提示。

功，他们将会促进中国海上力量投射能力的持续增长”。<sup>①</sup>罗伯彬（Robert Ross）设想中国“将建设以航母为中心的力量投射型海军”。<sup>②</sup>一篇中国分析文章主张转变中国海军战略：从潜艇为中心的海军转变到以航母为中心的海军。<sup>③</sup>这样的转变将带来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响。在国内，这意味着中国海军将获取更大的军费份额，特别是航母自身必须配备舰载机和水面舰只组成的护航编队，才能发挥实战效能。当航母迅速成为显示中国在亚洲的（甚至最终在全球的）存在和影响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时，其国内政治地位也会提升。

照此逻辑，推动以航母为中心的海军，将促使本地区内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更新自身的军备，来应对中国在海军力量投射能力上更为进取的姿态。中国除了需要引导海上力量建设向和平方向发展，并向别国描绘这种和平路线之外，历史证明，任何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都可能恶化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笔者估计，中国海军将沿着完全不同的轨道发展。尽管未来十年中国无疑将建造多达数艘航母，其二元性的海军发展路径可能仍将持续，这相应地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利益。中国通过维持在内线的反介入姿态，利用地理因素对美国及其盟军的声呐系统和C<sup>4</sup>ISR系统的限制，实现了军力的快速发展。<sup>④</sup>这应该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上述引人注目的增长将不会在远洋能力方面重现：反介入路径的核心因素不会很容易地转化至远

<sup>①</sup> 成功的亚丁湾护航行动，将改变中国国内战略阵营的平衡，增加那些主张发展航母、大型两栖舰只、更先进的攻击型潜艇、更多的补给舰只和其他能够保卫中国海外利益的装备的人的号召力。Richard Weitz, "Operation Somalia: China's First Expeditionary Force?" *China Security*, Vol. 5, No. 1, Winter 2009, p. 38.

<sup>②</sup> Robert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 46.

<sup>③</sup> 高月：《海权、能源与安全》，《现代舰船》，2004年12月，第7页。

<sup>④</sup> 根据斯科特·博雷的说法，在水面战力方面最显著的增长，是反舰巡航导弹（ASCM）射程和性能的提升。这同时也提高了潜艇、海军航空兵和岸防部队的战力。同时，反舰弹道导弹（ASBM）的发展进度也很可观，中国研发了世界上第一种针对海上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弹道导弹。中国拥有的超视距作战网络将增加其视界、即时性和精度。不超过十年，中国将把反舰弹道导弹从概念阶段推进到实用阶段。

海上。对于这种战略二元性的最明晰的图示是，虽然中国海军不断发展其反航母能力，他们同时也会迅速发现自身的脆弱性——因此不情愿在远洋行动投入哪怕稍大规模的资源。

正像美国舰队在中国周边海域附近的行动会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一样，当中国海军进入远洋时，同样会遭受这些因素的困扰。况且，中国海军在总体资源和经验上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中国决策者正在仔细研究苏联过度扩张的教训，不会投入过量的国家资源来对抗现实。尽管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增长，但他们有诸多国内需求需要持续投入与关注。此外，在2007年和2009年的两篇文章中，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明确指出，中国海军要按照“规模适度、精养精建的原则”发展。在2009年的文章中，他也指出海军现代化必须放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和整个军事现代化的背景下。这暗示了中国海军得到的资源分配仍将是有有限的。<sup>①</sup>考虑到中国海军固有的保卫南海与东海的国家利益的使命，在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即使质量提升，它也不可能如某些西方分析人士所说，在印度洋保持活跃的存在。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能力增长是有限的，但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享在国际海洋公共物品上的重要利益。事实上，中国作为国际海洋战略的利益攸关者，进一步参与国际海洋机制的前景，将随着其能力的持续增长而改善。<sup>②</sup>与自身新的海洋战略相一致，美国欢迎中国向索马里派出舰队，将其视为在“国际海事伙伴国”(Global Maritime Partnerships)的概念框架下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的范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提摩西·基丁(Timothy Keating)上将曾郑重许诺，将与中国护航编队“密切合作”，将其作为“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间对话的可能的跳

<sup>①</sup> 吴胜利、胡彦林：《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求是》，2007年6月16日，第72页。

<sup>②</sup> Yang Yi, "Thirty Years of Tremendous Change in the PLA,"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9, pp. 1-8.

板”。<sup>①</sup>因此，亚丁湾不是中国领海，也不是引发紧张的专属经济区，因此将为中美互信建设措施（U.S.-China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和发展海上合作的“习惯”提供“安全的战略空间”。<sup>②</sup>

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面对的真正的安全挑战，是在防止东南亚跨国恐怖主义的同时，巩固稳定和发展；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安抚盟友；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抑制朝鲜的战争边缘政策。今后，中美在海上安全和繁荣方面将拥有可观的共同利益。用孙子的话说，他们之间是“同舟共济”。如果两国各尽自己的努力，他们之间将有很多互补之处。<sup>③</sup>

① Donna Miles, "U.S. Welcomes Chinese Plans to Fight Piracy, Admiral Says," American Forces Press, December 18, 2008.

② 前引黄立书，第177页。

③ Andrew Erickson and Wei He, "U.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in Task Force Report—U.S.-China Relations: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acific Forum, *Issues & Insights*, Vol. 9, No. 16, August 20, 2009, pp. 7-12.